



葱花薄荷 毕业于南京大学,留学墨尔本并曾长期旅居。因想为女儿留下“万卷书”和“万里路”的印迹,遂用理科生的思维写感性的字,用汉语的美写世界的篇章。

“闲人”阿哲

墨尔本

阿哲是我们餐厅的熟客,一个来自陕西的留学生,性格外向,最爱张罗些不相干的闲事。店里忙的时候,他会主动帮着招呼客人。有一天,餐厅桌子上被刻下了带着种族主义的粗鄙话



语,我正郁闷着,阿哲听我吐槽完,搬着凳子拉我到门口聊天纾解,讲了他的故事。

他刚来澳洲时,住的是学生大套间,四个亚洲学生和两个澳洲本地学生共用起居室和厨房。亚洲人进房间前会脱鞋或者穿拖鞋,那两个本地人不一样,习惯穿着运动鞋走进客厅,带着鞋子躺到床上也是常有的事。所以就出现了分歧,亚洲人在客厅穿拖鞋、到卧室脱鞋的默契被那两个本地学生破坏。

除此之外,亚洲人喜欢睡前洗澡,本地人多是醒后洗澡。晚上,本地学生刚运动完来亚洲学生房间里串门,一身汗涔涔地坐在干净的床上,徒自让亚洲学生面面相觑,也只有阿哲唱黑脸,过来把他俩赶走。

相比于经常带一群朋友来宿舍开派对到两三点的学生,这两个澳洲学生算是没那么过分的了,可是生活上的小摩擦不断,也处处消耗着所有人的耐心,终于在一个夏天爆发了。

那天,那两个澳洲同学去上课,留着空调在房间里呜呜吹着,阿哲打电话给他们,让他们回来关空调。但电话那头的回答是故意开着,这样等到回房间的时候,就不用再预冷了。因为电费是所有人平摊,他们由此以为亚洲学生太小气。回来之后,两人在套间桌子上放了五百澳元,让大家不要管闲事。

那晚,六人在起居室理论到深夜。第二天,两个本地学生愤怒地搬出去住了。但他们心怀恨意,先是在大街上对着阿哲他们

吹口哨,套间门上还贴了辱骂的海报,晚上有舍友被石块莫名其妙地砸破了脑袋,几人的车接二连三地都被喷漆、被刻字,他们去警察局报案,可是学校里监控少,办事效率低,报的案也不了了之。

阿哲说,亚洲的地缘政治和历史让各国留学生关系微妙,可是在种族主义抬头时,有着相似长相和文化的亚洲留学生拧成一股绳,阿哲带头成立了亚洲留学生互助站,经常在校园里做一些关于文化融合的宣传活动。如果有亚洲学生被种族主义者欺负,他们不只寻找目击证人,还会在社交网络施加舆论压力,让那些施暴者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。

说完这些,阿哲让我调出监控录像,一帧一帧看那个刻字人的样子。“就算是能看出来他的

样子,也很难找到他本人吧。”我是没有抱希望。

“发在媒体和社交网络上,至少让所有的亚洲餐厅能注意到他,多一份防备。”阿哲说。

我又心想,他刻都刻完了,损失也造成了,让别的餐厅注意到,对我又有什么好处?不过是多管闲事罢了。阿哲看出来我的心思,跟我说唇亡齿寒的道理,如果不能遏制种族主义,到头来所有的中餐厅甚至是亚洲餐厅的生存都会很难,所以必须要抱团取暖。

没想到他把一件小事拔高了这么多,而且也是这么回事,那这样看,他管的不是闲事,而是尊严,我心里也有了底气,就像阿哲说的,面对任何种族主义,我们不能退缩,也不会退缩。



章小兵 中医药工作者,喜文学、旅行,散文刊于多家报刊。

走不出那片潋滟湖光

密歇根州

早就听人说,密歇根州的陆地有多大,密歇根湖的水面就有多广。我们花了两天时间兜兜转转,怎么也走不出那片潋滟的湖光。

女儿先开车带我们去睡熊沙丘国家湖岸。这地方在密歇根



下半岛的西北角,归本西县和利勒诺县管,1970年成了国家公园。山路两旁大树夹道,山风也慢悠悠的。我们干脆关了空调,摇下车窗,山野里那股甜津津的空气就涌了进来。路边平缓处,大树底下,随意放着些木头桌椅,看着就和大自然是一体的。游客们坐在那儿,吃着自带的东西,特别悠闲。

车子往公园深处开,时不时能看到小松鼠在路边蹦跶,花山鸡在枝头叫唤,还有小鹿慢悠悠地踱步。女儿说,美国这边野鹿多的有点泛滥,就跟咱国内的野猪似的。政府允许持证的人捕猎。

开到山顶,女儿说要爬沙丘。我纳闷,这山上哪来的沙丘?停车走到一个豁口,脚下的硬地突然就软了。沙土酥松,踩上去像陷在棉花堆里,软绵绵又滑塌

塌的。只见一路沙道上,散落着不少游人脱下的鞋袜,看来大家都是光脚爬上去的。沙丘上全是人,还有一家子,就在一丛沙荆树旁搭起了透明帐篷,安营扎寨了。男主人躺在地毯上,鼾声正浓。

浩渺的密歇根湖就躺在沙丘脚边,湖水颜色像墨分五色似的,由近到远,从淡蓝、湛蓝、灰蓝,慢慢变成靛蓝,最远处是蓝黑一片。公园有35英里长的湖岸线,还包括北曼尼托岛和南曼尼托岛,面积不小。这沙坡太陡太险,旁边立着警示牌,写着需要急救就打某个电话,费用是3000美元(折合人民币大概两万多)。看来真有浪漫又莽撞的游客,就为了离湖更近点,有可能冒险。

女儿怕我们没尽兴,又开车去了另一处沙丘。这个没那么陡,但很长,山脊连绵都是沙。正午的

太阳火辣辣,沙子烫得像蒸笼,细得跟粉末似的,脚踩上去得飞快抬起,稍微慢点就灼得慌。我们一路小跑到了小山顶,回头一看,山脚下躺着个叫格伦湖的小湖,像块明镜,映着沙丘和熙攘的游人。这小湖像是密歇根湖的儿孙辈,玲珑剔透,可爱得很。

第二天,为了让我们和湖更亲近些,女儿又开车带我们到了特拉弗斯城,登上一艘高桅帆船,在密歇根湖上漂了两个多小时。这船只在进出港时用发动机,在湖里全靠风帆。船上除了掌舵的老船长,还有五位水手。开船前,老船长热情洋溢地讲了话,接着大副、二副介绍安全事项,说得挺幽默。船到湖心,船长一声令下,水手们招呼乘客不分男女老少一起动手,拉缆绳的拉缆绳,升帆的升帆。船长号令不

断,水手们高声应和。前帆升起来了,后帆也升起来了。我没想到,自己不知不觉也成了“船员”。看着鼓满风的帆船,在蓝天白云和海鸥的陪伴下破浪前行,那种“众人划桨开大船”的自豪感油然而生。

风平浪静时,船上一位高个子年轻水手,扎着条靛蓝色中国风印花头巾,他特意问女儿是不是中国人。得到肯定回答后,他说高中时学过中文,可惜现在只会数“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”了。他笑起来,牛仔裤腰带上挂的水手刀,银色链子哗哗作响。

这两个小时,我们一会儿是帮忙的“水手”,一会儿又是悠闲的游客。当大家拿着啤酒坐在船舷边,吹着清凉的湖风,我就觉得这趟密歇根湖之行值了,算把这大湖的脾性摸了个清清楚楚。



贺震 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、省报告文学学会理事,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。

帕米尔高原的蓝眼睛

塔县

告别盘龙古道东端口的网红红字牌,越野车驶入返回塔县的614县道。县道虽然不是笔直的大道,但还真是平坦了许多。就在倚靠椅背回味刚刚经过的盘龙古道时,路右侧一片条带状的宝蓝色水域映入眼帘。

联想出发前导游预定的日程安排,我立马想到:帕米尔高原上因湖水颜色变幻而闻名的



自然奇观——班迪尔蓝湖到了。

“停车!师傅请停车!让我们下车看看。”我连忙喊师傅停车。

“这里车多路窄,不能停。别急,前面有更好看的风景。”塔吉克族司机师傅回我说。

越野车继续前行,水面逐渐开阔起来,慢慢有了湖泊的模样,景致也更加美丽。不多时,前方一辆辆越野车车速减缓下来。在这片蓝色面前,谁都舍不得匆匆而过。

继续缓慢向前蜗行一段,我们乘坐的越野车驶入一个简易停车场。不待司机师傅把车停妥当,我们便迫不及待下车,欲到湖边仔细观赏。但遗憾的是,观景台不仅与湖岸隔着614县道,还被一圈铁丝网围着。也许

班迪尔蓝湖是帕米尔高原的圣女,只可远观,而不可近窥。

在塔吉克语中,“班迪尔”是“原来就有”的意思,仿佛这汪蓝色的湖水是这片土地上原本就存在的精灵。但班迪尔蓝湖却并非原来就有的自然景观。

班迪尔蓝湖原本是塔什库尔干河中游河道的一部分,河道流淌着雪山融水,昼夜奔腾不息。后来,政府为改善当地灌溉条件,垒筑大坝修建下坝地水库,便积水成湖。湖面海拔约3050米,一座座超过5000米的雪山环绕周围。湖面倒映着裸露的灰白色岩层和皑皑雪山,仿佛一幅千年梦境,给人一种冰冷而肃穆的美感。

司机师傅告诉我,班迪尔蓝湖湖水的透明度达12米,清澈得

能洗净一切尘埃。因雪山冰川融水携带特殊矿物质,致湖水出现分层显色效应,湖水常常蓝得像开了滤镜。随着四季更迭,湖水颜色呈现出不同的变化,夏季为青蓝色,冬季转为深蓝色。在不同光线折射下,湖水又时而呈现清浅透彻的蓝,时而呈现深邃静谧的蓝。望着蓝色的湖面,听着师傅的介绍,我才发现,原来,有一种蓝,叫班迪尔蓝。

因库区大部位于塔县班迪尔乡境内,水库便有了“班迪尔蓝湖”这个美丽的名字;又因毗邻坎尔洋村,亦有坎尔洋龙池的别称。随着近年来新疆旅游的兴起,班迪尔蓝湖声名鹊起,成为到南疆旅游的必游之地。

作为塔里木河流域综合治理的关键工程和帕米尔高原重

要的水利设施,班迪尔蓝湖是一座以生态补水、春旱供水,兼具发电和防洪功能的大型水利枢纽。2010年下闸蓄水后,年均向叶尔羌河灌区提供春旱供水2.33亿立方米、向塔里木河输送3.3亿立方米生态用水,在显著提升当地农田灌溉率的同时,防洪标准也从10年一遇提升至100年一遇。配套建设的电站年发电量完全满足周边居民需求。班迪尔蓝湖不仅是游人的风景,更是高原生命的源泉。那蓝里漾着的,是76%的灌溉保证率,是百年一遇的防洪标准,是点亮千家万户的电流,是牧民脸上不再为春旱忧愁的笑容。

下坝地水库、坎尔洋龙池、班迪尔蓝湖,不管叫什么名字,它永远是帕米尔高原的蓝眼睛。